

投稿邮箱:
zzfkwy@163.com



随笔

烟雨朦胧中的古岳峰

杨徽

“古岳峰，峰上枫，风吹枫动峰不动”，据说这是写古岳峰的至今无人对出下联的千古绝对。

怀揣着写古岳峰的千古绝对，我来到了位于株洲西南角的古岳峰镇。冒着濛濛细雨登上岳峰山，放眼远眺，高低错落的山峰星罗棋布，山峰之间的田畴和村舍静谧安详。雨慢慢停了，那一片茫茫的绿色，由近向远渐渐从墨绿变成翠绿，继而变成淡绿，直至与漂浮的云烟混为一体，才慢慢从视线里消失。白墙黑瓦抑或红瓦的村舍，点缀在浩瀚的绿色里，仿佛海浪里那些颠簸的小船，恍惚在眼帘。站在岳峰山上，望着枝繁叶茂的枫树，吹着带着丝丝凉意的风，想到那个绝对，我心里却一片茫然。

历经1400年历史烟云，几度兴废的岳峰古寺，静静地耸立在岳峰山巅。古往今来，人们在自己无法左右命运之时，便进庙入庵祈求神灵的庇佑，一旦顺风顺水便觉菩萨显灵，因此，庙宇的香火大多都旺盛异常。古岳峰的百姓亦然。岳峰古寺几次在战争、文化运动中毁于一旦之后，总有人站出来倡议重修，而且应者如云。但是，我们眼前的建筑只是未来的岳峰古寺的小部分而已。规划中的古寺什么时候能够大功告成，谁也说不清楚。

麻石砌就的白壁桥，是一个流传着无数故事的石拱桥。站在桥上，我们来不及倾听蒙着尘烟的往事，视线便被一片荷花牵引而去。荷叶仿佛少女的裙子，在水面上凌波摆舞，而那或盛开、或初开、

或含苞的粉红的荷花，则好像或开朗、或含笑、或娇羞的跳着慢舞的少女。岸边留着一些空忽的水面，几条鱼儿在水里悠然地游动，有的可能被人声惊扰，忽然尾巴一甩，在水面掀起几朵浪花，便不见了踪影。我将镜头靠近岸边的荷花，“咔嚓咔嚓”，无数张以盛开或初开或含苞的荷花为主角，远近无数荷叶和荷花为背景的照片，赫然存入我的手机的文件夹。白壁村以合作化的形式开展莲田生态综合种植养殖，种植并加工香莲，兼莲池养鱼，极大地提高了效益，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创造着新的神话，深深地打动着我。白壁桥流传的故事，我也没有心思去听了。

杨柳水库披着神秘的面纱，在迷茫的雨里等待我们。汽车掠过碧绿的田野，掠过白壁的荷田，拐进一条被茂盛的冬茅部分遮掩的土路。淅淅沥沥的雨，蜿蜒曲折的路，随风摇曳的冬茅，这是一幅多么浪漫多情的画面！如果一对情侣手挽手撑着一把雨伞，女人的头斜靠在男人的肩上，他们俩慢慢地走在这条路上，该多么温馨。我们在车里七嘴八舌，展开想象的翅膀。就这样，伴着欢声笑语，我们不知不觉来到杨柳水库的大坝上。青山如黛，烟波浩渺，武广高铁凌空飞架，坝下岸边钓手云集，眼前的杨柳水库，如诗如画，如舞如歌。

夜幕降临，汽车悄悄驶出古岳峰镇街道，我的心却留在那些纯净的风景里，留在那些清爽的美食里，留在那些丰富的憧憬里。

地蕊花开

姜满珍

雨停初阴，在军山林场，我们一路小心翼翼地前行在湿湿的山路上，两边绿得发亮的树木，开得可爱的花儿激励着我们继续行走。在道路中间或树木下面，一丛丛、一簇簇紫得耀眼的葡萄在地上的花朵吸引着我们的眼球。花儿绽放在椭圆形绿色的叶子中间，叶子贴得很紧，似乎低到尘埃里去了。有的花落了，结上了青色、淡紫、深紫色的果子。林场场长说这叫地蕊花，一味中草药。我们不停地给这种“名不见经传”的花儿拍照。越往上走，花儿开得越多。十多分钟后，我们到了20世纪90年代兴建的瞭望塔，用于视察防火防盗的。瞭望塔周围依然开满了地蕊花，还有长得高挑的一种叫黄薄荷的植物，淡黄色的花配上蓝天拍出的照发到微信群，美得让大家一片惊呼。想要和地蕊花合影，必须蹲下身子亲近它，它还是蛮清高的，你不主动理它，它才不随便和你上镜头呢。

地蕊花，小时候我们曾经看过并且吃过它的果实，吃得满嘴乌黑乌黑的，只是忘了它的名字，就像忘了小学同学的大名一样。它又名铺地锦、山地蕊、地脚菜等。铺地锦，多么形象生动且有趣味的名字，像地上铺了华丽的地毯一般雅致。它是一味活血止血、消肿祛瘀、清热解毒的中草药，集药用、观赏和保健于一体的优良地被植物。果实由青变淡紫最后变深紫色，像紫得发亮的珠宝闪烁在

山冈上，果肉酸酸甜甜的呈鲜红色，据说是良好的天然红色素原料。这么美的叶、花、果，我顺手拔了二三颗，同行的男友也给我扯了二三棵，我要把它们请到我的露台上进行“家养”。

它们还真不认生呢？果然很快适应了环境，“死灰复燃”地回过了神。带着花苞来的顺利地开了花，蔫了叶子的很快舒展开来，还发了些许新芽。热爱植物的我，喜欢品种多而不需要数量多，嗜好观察它们的“生老病死”，然后记录它们，写成文字分享给大伙儿。

5至7月，是地蕊花开的旺季。它的生活能力极强，可以扦插、切割或种子繁殖，耐寒、耐旱、耐贫瘠，生长迅速。在河边堤岸、周边地头、山坡小岗、房前屋后，均能见到它们的身影，它们甚至在陡峭的石缝中也能开花结果。

地蕊的叶、花、果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光照下，有不同的颜色呈现，可以用五彩缤纷来描述。它的果实营养极为丰富，含有多钟矿物质元素、多种氨基酸，是天然的补钙食品。没想到，它还是植物中少见的全身都是宝，且特容易栽培的品种呵。

望着露台上的地蕊花，让我不得不起想长年累月驻守在高山上的护林工作人员。他们不就是匍匐在贫瘠土地上的地蕊花吗？不索求回报，奉献了青春和热血。

我和臭臭同志

刘云波

如果有人问我：“人生至此，什么时光最好？”我会回答：“现在刚好！”“那快乐勒？”“跟孙子在一起呗！”

是啊，白驹过隙，时光飞逝。岁月像一把雕刻刀，把我们由少及老，变成了现在的样子，但它带来的人生的幸福和快乐，我感觉一点也不输青春年少。

由于需要照顾病中的母亲，我每年只能去沪上几次短时间带孙，那种快乐的回味却可以足足地满足到我下次见他时的时候。

几个月不见，还未满3岁的孙子，我们一见面没有丝毫的陌生感，很短的几句交流，便拉近距离，老少间的情感就融合在一起，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血浓于水的缘故吧。待到只有我俩在家时，我有时故意逗他：“你最喜欢谁呀！”他不假思索地说：“妈妈！”“还有呢？”他凝神地望着我一眼，忽然地迸出一句：“爷爷！”嗨，好狡猾的小家伙，当然，奶奶、姥爷、姥姥问他同样的问题，他也会如法炮制。

记得孙子1岁多的时候，每天吃得多，拉的粑粑也多，那时，我一个人带他时最难的就是洗臭屁股，要端着到水龙头下去洗，一边托着他，一边还要调热水、抹洗。冬天冷，动作要快，洗换一次尿布很很累，为此我笑称他为“臭臭同志”。

孙子喜欢摆弄车子，各式各样的玩具车足有百辆以上，他喜欢开关玩具公交和地铁的车门，听上下车到站的语音提示。他尤其喜欢搭建轨道交通车，那些带电力动力的自行车，从搭建的高架的道路上穿越“崇山峻岭”后终于进站。他懒虫般地坐在靠背椅上，把脚故意放在终点站的轨道上，每次火车带着拖车运行至此，我就大声喊他：“小心啊，火车来了，把脚赶快拿开！”只见他不紧不慢，一待车子即将到达时，便迅速提脚，让车子从脚底通过，然后自顾不暇地笑得前仰后合，如此周而复始。

家门口新建的三林印象城前坪有一个儿童乐园，它是用塑胶建成的小山坡，坡上间隔着一根根树桩，桩与桩的距离越拉越远，然而是一块较长的缓冲地，没有桩子可扶，是锻炼小朋友胆量的户外游戏之地。孙子开始玩这个东西时，尚有些胆怯，遇到较远扶不到的桩，他不肯下来，叫唤着要我搭把手扶他一下，我没按他的意思来，站在坡下面接他，鼓励他自己冲下来。那次，他脚受了勇气后，一冲而下，成功后喜悦的脸上乐开了花，我默默地观察，好多小朋友在玩这个游戏，孙子应该是最小的吧……

带孙就是这样，累并快乐着。见到他酣睡的样子，见他大口吃饭吃肉，守在他身旁的我心里比蜜还甜。

神农风

玉珍的诗

洪水猛兽

豹不是跑得最快的
老虎也不是
如果有人亲眼见过水的奔跑
就明白液体的速度有多极快
洪水是坏掉的水
疯癫的水
没了分寸的水
丧失理智的水
水本身不知所谓
它只被赋予意义
但现在它是恶魔，坏蛋，死神，疯子
洪水过来了，从不打声招呼
洪水过来时只打算恶劣摧毁
洪水是没有眼睛的
洪水是没有善良的水
水被洪水控制
从上游来到下游
污染了全部清澈
并带来泥沙和苦
这时候我们需要人
需要能对抗它的人
我们的好人来了
我们珍贵的人来了
我们了不起的人来了
我们得活着
当然得活着
没什么比这更重要
先好好活着
然后再谈别的事情

从洪水中走出来

他们背着老人，孩子
从洪水中走出来
他们的全身已经湿透了
也许前面会有电
我有多怕电？
这是未知的恐惧
我们看不见电的存在
它是无形的
比这困苦的事情多多了
比这疲惫的事情多多了
战士们没法休息
甚至与死神抬过杠
我知道我活着已经很幸福了
过去我总是悲愤愤怒
觉得人生太没意思
那些成天要死要活的人应该看看他人的爱
看看他们如何在艰苦中解救他人和自己
当我躺在床上拿着我的手机
刷那些无聊的天下之滑稽
我知道一切吃饱了撑着的怨天尤人
都是浪费与罪过

照片里的希望

我没有帮助过洪灾中的人
这是我羞愧的地方
我的同事去了
他们见证了灾难中的爱
顽强和努力
并给我们带来了照片
在一张照片中我看到一个小男孩
为抗洪的战士盖上一件衣服
我知道人在自然面前的渺小
但爱可以拯救我们
爱是最后的希望
没有爱我们什么也不是

这时候只要宁静

水有些过度了，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半年来降水太多，现在洪水也来了
水可以扑灭火，但火阻止不了水
我深知这两种无情
当它们张开大嘴，能吃下一整张田野
人这时太过渺小，他们走到一起
为了勇敢
那些天我总是梦见水
当它们淹没到我的肩膀我就开始尖叫
水不能再深了
这些话你能跟谁去说
人们在水上撑着孤独的船
孤单的小岛在江心变小
人渴望干燥干净的陆地
这时候不要谈什么理想主义了
不要谈痛苦与柏拉图
让人活着吧，人渴望爱
渴望平静的生活

猪

我看到一头猪在洪水中
绝望地挣扎
它没有重心了
水推着它沉重的躯体
在波浪中翻滚
猪在想些什么
它是否怨恨这危险
在它的身边是一边混浊的汪洋
一片死神主宰的领域
浩荡地向前滚动
这是它最后的人生
猪也许也会叹息
这样的离开太悲伤了
猪很快消失在洪水中
这是种最可怕的绝望
未知的东西比屠刀更可怕
将它的渺小放大得比血更悲惨

那路，那山，那水……

倪锐

我得回云田看看了。

一说起云田，我的心就是软的。

初二那年，我转学至云田，姑父用自行车驮着我，爬过山冈，经过田垄，绕过大坝、上一个坡、下一个坡、再骑行一段还算宽敞的砂石路，就算把我领到了学校了。

我们家离学校远，每天往返需要在路上花费两个多小时。晴天还好，顶多吹点尘土，一遇到下雨天就苦不堪言。不骑自行车吧，会迟到，骑自行车吧，一到泥土路，泥巴就直往链条里面卡，隔一段路就要停下来在路边找树枝杆擦泥巴，雨鞋也被泥巴粘得走都走不动，也得停下来在路边的草上刮干净再走。下坡还好，上坡又陡又泥泞，有几次我推着卡了很多泥巴的自行车，直接就爬坡上摔回了坡下。

初到云田，人生地不熟的，我有点落寞。让我对云田充满热情的是学校宣布放一个星期的假。这不寒不暑不春插不秋收的，放一个星期假，真是让人精神一振。事后我才知道，这一个星期是用来捡茶籽的。云田的同学，几乎家家都有油茶山，比稻田都多，学校每年都会放一个星期捡茶籽的假，让孩子们回家帮忙捡茶籽。这里的山上除了茶树还是茶树，山头连绵着山头，茶树连绵着茶树。我们这些家里没有茶树的学生，把捡茶籽当作一种游戏，那些家里几个山头茶树的，每年都是捡茶籽的主力军。

周末是学生时代最开心的日子，班上的几个积极分子组织去五一水库玩。星期天一大早，我们一行人骑车前往，天是蓝的，太阳是红的，水是绿的，心情是美的，水库是宽阔的。在青山隐映下的五一水库，沿着土筑的堤坝，男孩子们“咪溜”一声就下了水，女孩们则坐在岸边，把双脚放进水里嬉笑着扑腾，还有人的捡起一块石子打水漂。夕阳西下了，还不想回家。

想着，车已过汽车城，驶上了云龙大道。这就是当年我通往云田的求学之路？宽阔、干净，路两旁在花草树的绿化下，宛若进入了公园大道。更有远近闪过的城轨、职教城、经开区政府、碧龙世纪城……一眨眼，方特欢乐世界、水上乐园、聚龙身就到了，前后不过十来分钟。我问身边的弟弟，刚才车速是不是太快了，弟弟笑着说：“云龙大道，全长158公里，分AB两段，A段为双向8车道，B段为双向6车道，是株洲市一次性设计施工，一次性投资最大，建设里程最长的城市主干道，从株洲市区到方特，只需要15分钟左右。”看我一惊一乍的样子，弟弟哈

哈大笑：“姐，你以为这条路还是你上学时的泥巴路啊，这是云龙大道！”

我仿若一个乡里人进了城，在眼花缭乱的接收方特欢乐世界、方特梦幻王国、儿童体验馆诺亚方舟、悦水疗馆和水上乐园等带给我的最前沿的信息。方特主题公园，科幻、动漫，采用国际一流的理念和技术精心打造，可与当前西方最先进的主题公园相媲美。水上乐园集绿色生态回归、游园戏水、休闲度假等于一体。还有让人期待的将于2018年底营业运行的中部地区最大的冰雪主题公园——奥悦冰雪世界以及云龙海洋公园。这规模宏大、配套完善，吸引了国内外众多游客的旅游休闲区。这现代化的、快节奏的、让人目眩神迷的、好玩的、刺激的主题公园，全替代了我记忆中的茶树山？

弟弟知道我的心思，“走，我带你去云田花木基地瞧瞧。”

我走进了花的世界，树的海洋，见过开满鲜花的公园，但一个小镇，种植花木近两万亩的，恐怕极为罕见。高档盆景盆花、姿态各异的罗汉松、高大粗壮的桂花树、苍翠挺拔的银杏，还有新鲜品种彩桂……大型花木超市，花木精品示范园，花木蔬菜，别有洞天。比起茶树山，可是丰富多彩多了。更值得称道的是，这里的村居统一为青瓦白墙，一派新农村的优美景象。

过了五星社区，保存完好的油茶树漫山遍野，白色的茶花清香飘逸，时不时可见蜜蜂飞过。我仿佛看到了清冽的茶油正从山谷往外冒呢。

路，已不是原来的路，山，已开发的现代先进，没开发的保护得乡土原汁原味，再往里走，就是那水了。

“云峰湖”，这个往日的“五一水库”，早已获评省级旅游度假区。两岸青山耸立，湖水清澈见底，岸上鸟鸣，水中鱼跃，蓝天白云构成了一幅秀美的湖光山色，使人心旷神怡。湖边，垂钓的、戏水的、拍照的、写生的、摘野菜，安静中不乏亮点，休闲时也有收获，人人脸上溢满笑容，个个神情散发轻松。

短短不到十年的时间，这个让我心软的小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弟弟告诉我，真正快速迅猛发展还是十八大以后，一天一个样，越变越美好。

云田，那路、那山、那水，正以崭新的面貌敞开怀抱欢迎您！

云龙采风



南浦古渡

刘祖荫

显得寂静多了。

记得几时的我，还往往趁人少时，经常地随船过河，并抢坐在紧靠船舱边放置的横木杠这个渡船的“头等舱位”上，潇洒地往返游河。

船头上插着的那根篙子，很讲究，笔直又粗且长，由于南浦渡口位于“铁牛潭”边，水深流急，浮力又大，撑篙除要粗长外，为使其一杆子能插到底，撑篙的下端还装有一沉重的铁尖头。

其实，我最为欣赏的还是撑船人。行船时，只见他两手一上一下，“嗖嗖”一眨眼的工夫就将粗大的楠竹杆高高地举起，猛地往码头上的台阶一丢，使劲一撑，船飞快地启动了。

每天朝阳未露，就有农夫夫妇肩挑手提自产的五谷杂粮、鱼肉禽蛋，沿着蜿蜒蜿蜒的乡村小路，从东南各乡纷纷聚集于河对岸下瑶的码头上，熙熙攘攘，急于进城；到了午后，铁牛旁，又站满了上完街急于回家的人们，满满登登。

那时，人们没有依次排队的习惯，安全意识也差，渡船刚一靠岸，还未等船上的人先下船，岸上的人早就一窝蜂似的挤着上船，船上船下，喊喊叫叫，骂骂咧咧。往往最后一个该下船的人，脚还未在岸边站稳，渡船却早已被撑船人将篙用力一撑离岸了。害得最后上岸的人，一个趔趄倒向岸上，好在岸上的人多，你挡我扶地将他稳住，方始转危为安，他无奈地笑骂两声，走了。

急匆匆的人流一过，渡口复又